

選文育教義生列馬

學校與家庭

著者馬福壽片士院輔民院究研育教事註

譯

成

註

行印社版生風正

馬列主義教育文選

學 校 與 家 庭

蘇聯教育研究院院長片爾尼娃著
陸庚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И. А. ПЕЧЕРНИКОВА
ШКОЛА И СЕМЬЯ

Советск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 № 10 1950 г.

學 校 與 家 庭

印 行 者

正風出版社

代表人 陳汝言

印 刷 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出 版 期

1951年6月週初版

發 行 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各地新華書店

有版權★禁翻印

(157) S. 0001—5000

定價頁(P. 72)

學校與家庭

青年一代的共產主義教育，對於我們偉大祖國的今後繁榮，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威力的鞏固，實有重大的意義。

教育兒童成為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熱情志士，成為有高度文化的，勇敢的，堅忍不拔的，以及能克服任何困難的蘇維埃聯邦公民；——這種教育是我們國家今後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大道邁進的主要條件。

蘇維埃的家庭和學校，應當共同來教育兒童，養成其整個與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切合的品質，志向和興趣。正確的兒童的家庭教育——是訓練青年一代成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熱情和勇敢的戰士的條件之一。這種負責任的，光榮的，崇高的任務，是應由每個蘇維埃的母親，每個蘇維埃的父親

來負擔的。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把父母的權限，有如訓導員一般，規定得很高。偉大的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七屆大會上的報告裏說：「……婦女佔有我們國家人民的半數，她們可以組成龐大的勞動軍，所以就須要號召她們來教育我們的兒童，教育我們將來的一代，亦就是我們的將來」。（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四六〇頁）。

偉大領袖的簡單而有力量字句，鼓勵了成千成萬的蘇維埃母親來完成共產主義教育蘇維埃聯邦將來公民的任務。

『真理報』寫道：『父親兩字在蘇維埃國家認為是光榮的稱呼。這兩個字並不是像從前那樣解釋『為一家之主』的意思，這是蘇維埃公民，是新風俗的建設者，是新一代的訓導者。我們的一般教育是廣泛地發展的。國家幫助家庭，但是家庭教育並不與一般教育相抵觸，所以蘇維埃國家無論怎樣決不

放棄父母對子女的關懷。

在現時的條件下，父親是一般的訓導者。他應當造就優良的未來的蘇維埃公民，這是他的責任，這是他足以自豪的。（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真理報」）

蘇維埃家庭是家庭最高的一級，這種家庭在以前的人類史上始終是不曾有過的，而且是不能存在的，它是在新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基礎上產生的和發展的。蘇維埃家庭是社會主義社會組織的出產品，它是隨着蘇維埃社會所發生的那些偉大的革新而變更和改善的。蘇聯生產力的猛進，新的生產關係，我們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共產主義意識的加強，在在可使新的家庭關係劇烈地發展，並且使蘇維埃家庭亦日臻鞏固。這是使兒童在家庭條件之下可以獲得正常和有效的教育的良好條件。

蘇維埃國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生活的各部門裏，尤其在蘇維埃

家庭裏，是建築在深刻的共同一致的關係上的，是建築在社會主義互助的關係上的，是建築在互相敬重和互相信任的關係上的。家庭的利害關係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利害關係，是反映在共同一致的偉大的渴望上的——渴望我們國家迅速完成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著名的政治家加里寧很公正地證實了蘇維埃國家的兒童與父母之間的家庭關係，在原則上，是與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家庭關係兩樣的：「資本主義世界裏的這種關係，是冷淡無情的，自私自利的，粗暴的，殘酷的，可是這種關係在我們國家是表達在最崇高意義的字句裏的。這也許是得力於男女平權上吧」。（加里寧著：『論共產主義教育』，『少年近衛軍』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第二九頁）。

蘇聯的家庭教育，組織上是與蘇維埃國家的政治——蘇維埃政權的基礎——發生聯繫的，我們國家如何來發展整個蘇維埃人民的利益，當然也如何

來發展每個蘇維埃家庭的利益。

獲得蘇維埃聯邦英雄榮譽的少女娜泰沙——珂夫格娃的母親，在紅軍中央俱樂部家長會議席上說：

『我積極地幫助我的女兒使她深刻地了解和體會蘇維埃政權比起資產階級政權來的優點。女兒喜歡聽我述說我們全家參加赤衛軍和追隨成千成萬蘇維埃愛國志士共同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故事。我天天幫助學校來訓導我的女兒，使她有布爾什維克的意志，使她準備全力以期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成千成萬的蘇維埃母親和父親就是用的這種精神來教育青年一代。

不僅僅是學校，就是廣大的社會組織，如黨的組織、蘇維埃組織和職工會組織也長時間地幫助家長來完成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

蘇聯的家庭教育是根據列寧、斯大林的青年一代底共產主義教育學識而

實現的。在那裏含有較資產階級家庭教育更大的優點，資產階級的家庭教育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蘇聯的家庭教育，是由家庭裏最高成員來實施的，這些成員對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鬥爭，是有共同一致的世界觀的，是有共同一致的理想的，是有共同一致的目的的。蘇維埃家庭沒有亦不能有敵對的矛盾之點。這足以確定每個家庭內部的新社會主義的關係，而且足以保證家庭裏各成員方面對兒童的影響的共同一致。

有系統的提高和加強蘇維埃家長們的一般文化政治文化和共產主義的認識，以及因為蘇維埃教育與實際的社會主義生活發生密切聯繫的關係，所以蘇聯的家庭教育能夠不間斷地前進，成為內容更豐富的教育，並且獲得了更大的一般的意義。

同時我們不得不注意在我們的家庭教育上，還沒有徹底地肅清。若干舊

的殘餘勢力。例如：尚有若干家長們當着兒童的面前爭吵，甚至於在個別情況時他們走上家庭關係破裂的道路，他們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想到，這是能夠在兒童們心靈上給予深刻的創傷的。

但是家長們對於兒童的共產主義教育的責任，在蘇維埃國家裏毫無疑義地是加強了，而且蘇維埃人們（當然包括着家長）的思想和意識亦是革新了。舊的家庭關係和舊的兒童教育關係不是一次就可以澈底肅清的，必須在前進的新關係與舊殘餘勢力的鬥爭中，才能夠澈底肅清，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產生了有價值的新觀念。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活條件是這樣的，就是說可以保證前進的新關係在家庭關係上和在青年一代教育任務的完成上是一定會勝利的，這種過程更能促進共產主義教育兒童的良好經驗的普及，蘇維埃學校正廣泛地在那裏宣傳。

社會主義社會的學校和家庭二者之間互相關係的性質，在原則上是與資

本主義國家不同的。

資產階級國家用作立國基礎的那種私有財產制度，在那裏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不可能有共同的目的和任務。在資本主義條件中的教育，是每個家庭的私人事務。私有財產制度是使一個家庭脫離另一個家庭而孤立的因素，是使大眾家庭的利益脫離國家利益而孤立的原因，而且這種國家亦祇能宣達統治階級的意志。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校工作人員當然要宣達壓迫階級的意志和要求；祇能在這種條件之下，他們才能留在自己的崗位上而且才有工作可做。統治階級的利益是敵視人民利益的。因這種關係所以教師與學校才脫離了人民，甚至於一部份反動教育工作者更積極地來保護帝國主義的利益並宣傳極端反動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以致引起了人民的唾棄和憎惡，遂使學校與大眾家庭之間造成了尖銳化的敵對矛盾之處。

蘇維埃國家的學校與家庭兩者之間的關係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絕對不同。

蘇維埃社會生活及其發展的最主要的基礎，以及社會主義時代的蘇維埃教育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工具以及其資源的社會公有制度。我們是沒有階級的敵對矛盾點的。蘇維埃國家的特點，是人民共同一致的政治道德，這種道德是蘇維埃社會被推進的動力之一種，它的特點是國家與社會共同一致的利益，它的特點是學校與家庭共同一致的目的及任務。這是由社會主義的發展定律，由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政策共同來規定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同樣是發展和鞏固蘇維埃政權的一般必要現象，同時又是共產主義建設的一般人民任務的主要事業。

這種學校和家庭共同一致的目的和任務，應當貫徹在蘇維埃教師們和家長們的教育活動中，而必須反映在兒童教育和訓練制度上，而且還要反映在學校和家庭條件之下對於兒童共同一致的教育影響上。

學校與家庭在原則上的新關係和蘇維埃家長在思想上的進步，可以極有

力地幫助蘇維埃國家的學校，這種學校始終能夠受到廣大的蘇維埃輿論的激勵和支持。

今年五月間烏茲柏克共和國的赤爾赤克城勞動羣衆替住在城郊各區的高級班學生，建築了若干所公共寄宿舍，並替新教師們準備了五十五所宿舍。赤爾赤克城勞動羣衆號召烏茲柏克共和國全體人民——起來協助學校準備迎接新的學年，而且這種號召獲得了家長們廣大羣衆方面最熱烈的響應。菲爾奧斯基州巴格達特斯基區的集體農場人員，用自己的力量和經濟建築了兩所七年制學校和兩所初等學校，修理了百五十所的教師住宅，裝修了整個集體農場裏學校和教師住宅的電燈。

在我們國家的南部，在索赤城（克拉斯諾達爾斯基邊區）第一女子學校裏，我們看到了若干期『生活文化』雜誌，是家長委員會純粹爲女孩子們出版的。在這些雜誌裏發表了母親們作的各種題目的論文：『每個女孩子應該

學習逐耶——珂斯穆節米揚斯喀耶」，「青年愛國女子的勞動熱」，「學識——是蘇維埃學生主要的愛國任務」，「為什麼靜嫻二字是女子的裝飾品」，等等。在這種雜誌的每行字句裏，都能感覺出母親們赤心赤胆地協助學校來教育女兒們，使其成為最優秀品性的新蘇維埃婦女。

在雜誌上，母親們對於家務的問題亦給子女孩子們各種不同的指示，並講述怎樣準備有味的飯菜，應當怎樣注意住房的清潔，怎樣能夠學會普通衣服的裁剪和學會優良的刺繡等等。

這些事實可以顯然說明社會主義社會底學校與家庭之間友好關係的深刻。

我們的蘇維埃人民——蘇維埃家長們，對於執行國家初期重要任務——青年一代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學校，發生了高度的自覺和責任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證實他們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極大的進步。

日丹諾夫在論「星」和「列寧格勒」兩種雜誌的報告裏說：「您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像我們這樣的人民和這樣的國家？您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人們有那樣優秀的品質，好像我們蘇維埃人民在偉大祖國戰爭裏曾經表現過的那樣的品質；在走向和平時期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恢復時，我們蘇維埃人民每天在勞動事業上都表現這樣的品質！我們的人民每天在那裏一步一步地往上升。今天的我們，並不是昨天的我們，明天的我們，又不是今天的我們了。我們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以前的那種俄羅斯人了，連我們的羅西國亦已經不是那樣的了，連我們的性質也不是那樣的了，我們跟着那些偉大的革新事業一同改變一同生長，這些革新事業根本已經改變了我們國家的面貌。」（日丹諾夫論「星」和「列寧格勒」兩種雜誌的報告，國家出版總署，國家政治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第三六頁）。

學校，家庭，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少年先鋒隊對於兒童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共同工作，是根據左列規律而規定的。

對於由蘇維埃學校領導的兒童共產主義教育任務的執行，應整個地協合一致，應永遠互相協助，應友誼的協助。

兒童共產主義教育全部的進步，當然要依賴三個集團——教師集團，家長集團和兒童集團——在教育上正確的協同動作和一致的路線。學校裏的教師應當保證這三個集團在兒童教育整個工作上有向正確的協同動作，一致路線和政治思想邁進的趨勢。

學校對於家庭的領導和組織作用，並不建築在學校，教師和少年先鋒隊負責人員和學校行政領導者的身上，而應建築在共產主義教育事業是具有國家意義的和蘇維埃教育學原則的說服和解釋上，應建築在互相認識和互相信任上，應建築在家長自發和自覺地服從學校的要求和它的權威上。

教師們和少年先鋒隊負責人員應分別和家長接觸，並應在預行詳細研究家庭生活條件和兒童家庭教育環境以後，予以指示。他們對家長們應當表現富有感情和有規律的態度，應當牢記說服和解釋的方法是對家庭工作的主要方法。

學校在常常研究兒童在家庭裏的共產主義教育而獲得經驗時，應當廣泛地宣傳這種經驗，並極力鼓勵家長們創造性的主動。教師們在領導家長們從事於教育工作活動時，同時應盡量採納家長們的最優良而有教育意義的經驗，作為本人工作的參考。

蘇聯學校，家庭，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少年先鋒隊四者之間的互助，是在共產黨的思想組織領導之下實現的，並獲得蘇維埃一般輿論的積極支持。

學校的教師集團應保證使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少年先鋒隊與家長們永遠聯繫，並應領導蘇維埃家庭共同來解決共產黨對於學校，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少